

告別劉曉波

Farewell to Liu Xiaobo

董立文 (Tung, Li-Wen)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系教授

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不要埋怨別人。
—— 劉曉波，1988年11月

中國大陸著名的人權鬥士，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先生於2017年7月13日在瀋陽病逝，享年61歲。無疑的，從1989年到2017年，劉曉波在這28年的經歷，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悲劇，見證著中國共產黨的殘酷與不仁。更不幸的是，「中國」的悲劇還不到落幕的時候，劉曉波的去世，讓習近平所編織的「中國夢」顯得蒼白與荒謬，對兩岸關係埋下深遠的影響。

壹、激情與懺悔

劉曉波原本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研究所任教，同時投入文學評論、思想文化批判運動，是文化上激進的反傳統主義者。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改變他的一生，如同白傑明 (Geremie Barmé) 所說的：「自由、責任和懺悔構成了劉曉波作品的三個重要元素」。

1989年「六四」學生運動發生時，劉曉波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邀請在

美國作訪問學者，正準備接任海外民運刊物《中國之春》主編職位、猶豫要不要辦政治庇護。當學運的消息傳到美國，劉曉波立即決定回國。旅美學者馮勝平回憶，「當時大家都很激動，包括劉曉波在內，有 5 個人決定立刻回國，結果真正到了走的時候呢，4 個人以各種理由都不走了，只有曉波 1 人走了」。曾任《美洲華僑日報》編輯的王渝也回憶道：「我們都勸他不要回去，擔心他的安全，那他覺得這是一種責任，這個時候一定要回去。他倒沒有講要去領導這場運動，他的講法是他真的沒有想到這群年輕人這麼可愛，做了這樣的事，他要回去跟他們在一起。」

1989 年 6 月 2 日，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下，4 位絕食抗議者在學生帳篷營地紮營，成為最後一批絕食者，以劉曉波為首。其他 3 位是四通公司綜合計畫部部長周舵（原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講師）、侯德健和身為黨員的《師大週報》前主編高新。「四君子」聯合簽署了《絕食宣言》，在這份宣言的起首，絕食者宣告：「我們絕食！我們抗議！我們呼籲！我們懺悔！」就劉曉波而言，他早已開始懺悔！

1989 年 6 月 4 日清晨，劉曉波等人與包圍天安門廣場的中共戒嚴部隊談判，說服最後一批學生撤離廣場，大屠殺發生後，他在 6 月 6 日被捕，其後在大陸官方《中央電視臺》上作證，未見中共軍隊在天安門廣場上殺人。1991 年 1 月，在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受審，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但因說服學生撤離廣場被作為「重大立功表現」而免予刑事處分釋放。出獄後，作為自由撰稿人在北京從事寫作，並參與人權活動。

1992 年，在臺灣出版《末日倖存者的獨白》。該書對其作證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人進行懺悔。1993 年 1 月起，劉曉波應邀出訪澳大利亞和美國，接受文獻紀錄片《天安門》製作者的採訪，並在臺灣《聯合報》發表〈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對「八九民運」進行批判性反省，引起海內外異議人士很大爭議。同年 5 月，他謝絕海外朋友留下避難的建議，又返回中國大陸，選擇面對壓力與磨難。

在《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中，劉曉波披露了自己接受《央視》採訪，否認天安門發生流血事件的心路歷程：「清場時我沒見到打死人是事實，講事實是對歷史負責、對自己負責。我最討厭中國人為樹立道德美名而寧願歪曲事實的道德至上主義」，而「一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參與者也為

了樹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而有意歪曲事實、撒謊，漫無邊際地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流成河。」「而且，沒有導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主要原是因為學生們的和平撤離，其功勞在學生們一邊，而不在政府方面。所以，講出事實沒有絲毫為官方開脫責任的意味。如果學生們不主動和平撤離，而像六部口、木樨地等處那樣進行反抗，天安門廣場肯定要死人，血染廣場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劉曉波的這段「獨白」，不但得罪了許多流亡海外的「六四英雄」，更不符合外界對中共血腥殘暴處置「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標準論述」，人們心中狐疑著劉曉波是否向中共靠攏了？然而，他選擇回到「中國」獨自面對壓力與磨難的這條路，說明他是一個真誠面對自己、反省自我的人。

劉曉波的懺悔，包括對學運走激進道路，以致毫無社會經驗的學生在運動中的「自我膨脹」的反省。他認為「無法理性地評價鄧小平十年改革開放的功過得失，對他所得到的民意支持估計不足，學運削弱了民眾對鄧小平政權的信心，延緩了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斷了執政黨走向民主化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了全面倒退」。

於是，劉曉波走進了或是更明確化他的漸進改革思想，甚至，他主張「六四」在「中國」的平反是早晚的事，但千萬不要突然一下子平反。如果上來一個人為了打這張牌，突然宣布平反，那麼在平反的時候他會得到民心，但在平反之後，局面他就控制不了，所有的洪水猛獸都會出來。最好的辦法是，共產黨假使聰明的話，在它穩定、可以控制政局的時候，它開始慢慢地釋放老百姓因為「六四」而積累的不滿情緒。比如起碼有幾批人，一批人就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上層官僚，包括下層各個單位組織中因為「六四」而被撤職、被調離的人的重新安排。用這種方法來慢慢紓解人們的情緒。

必須看到，「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喊出「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主旋律，隨著1991年蘇聯共產主義垮臺後，俄國政治與社會動盪、經濟發展急遽倒退與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穩定改革論」也成為中國大陸思想界的主流，相信劉曉波也是「六四」後「穩定改革論」的先行者之一。就像後來1995年李澤厚、劉再復所倡導的《告別革命》一樣，同屬「反激進主義」與「漸進實現憲政民主」的主張，這類主張左、右兩邊都不討

好，都受到中共當局的打壓與封殺。

也許在劉曉波的懺悔中，最尖銳的是針對昔日的夥伴，他認為：「在這麼長時間裡，我看到的發表過的文章，沒有一篇文章是檢討自己在『六四』悲劇中所負的責任的。在某種意義上，海外民運是移民運動。很多人都是拿到綠卡以後退出的，這種現象你們比我更清楚。等到留學生保護法案通過以後，綠卡都拿到了，民運對學生的感召力就更小了」。

「我現在覺得大家淡忘『六四』，是因為經歷過『六四』的那些人，過多地強調自己在『六四』中扮演的英雄角色，過多地拿『六四』作為資本。用我的一句話就是說，『六四』是一種非常豐富的財富，苦難也是一筆非常豐富的財富，從這種財富中可以得到無窮無盡的智慧、經驗、甚至美。但在『六四』之後，悲劇的血和苦難成了向別人乞討的資本；苦難作為一種向臉上貼金的資本……」

劉曉波的懺悔，毋寧道盡了這麼多年來海外民運的分化、分裂與式微的根本原因，但是，假如劉曉波是像廖斌洲所說的「殉道者精神與抵抗的勇氣：選擇悲劇的劉曉波」，那麼吾人沒有辦法要求所有人都要像他一樣，選擇殉道而註定成為悲劇。

貳、我沒有敵人

劉曉波曾在 1989 年的《絕食宣言》中表示：「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蔡英文總統在悼念劉曉波的臉書文章上，對這句話的注解是：「劉曉波沒有敵人，因為民主沒有敵人。」事實上，「六四」後的 28 年間，劉曉波持續的推動民主改革運動，而大多數的時間他都被監控、監視居住、勞動教養或直接關押在監牢中，民主沒有敵人，但中共把民主當敵人，劉曉波變成代罪羔羊。

1995 年 2 月 20 日，劉曉波起草並與包遵信、王若水、陳子明、徐文立等共 12 人聯署發表《反腐敗建議書——致八屆人大三次全會》，提出了近期改革的 7 項目標與遠期改革的 5 項目標。5 月，他又和陳小平共同起草《汲取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治進程——「六四」六周年呼籲書》，並與王之虹、王丹、包遵信、劉念春、江棋生等共 14 人發起聯署，但他

在正式發表前就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監視居住」的形式單獨關押在北京郊區，到1996年1月才被釋放。

1996年8月，劉曉波又起草《雙十宣言》，包括兩岸統一的政治基礎問題、西藏問題、關於健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的問題、釣魚島問題等4項，但在該《宣言》正式發表的前兩天，劉曉波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隨後以「擾亂社會秩序」被處勞動教養3年，被關押到大連勞動教養所。同年與劉霞結婚。1999年10月7日，勞教期滿獲釋。

2008年，劉曉波起草人權宣言《零八憲章》，呼籲言論自由、人權和民主選舉，再度遭到中共拘留及監視居住。他2009年被中共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囚禁在遼寧省錦州監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當局打壓劉曉波，連在體制內的人都看下去，2010年1月15日，中共老幹部胡績偉、李普、戴煌及何方發表公開信，信中稱對劉曉波被判刑「感到困惑不解」，「劉曉波犯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主要罪證是提出了『中華聯邦共和國』的口號。年輕的同志可能不知道，我們這些老同志都記得：『聯邦共和國』的口號是早在中國共產黨2大就提出來的，7大黨章黨綱又重申的正確口號。我們黨正是依靠這個正確口號和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方針政策，才贏得各族人民的支持，從而擊敗了中國國民黨，1949年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5日後，20名中共元老，包括前毛澤東秘書李銳、新華社前副社長李普、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著名散文家袁鷹、著名詩人兼評論家邵燕祥、著名律師張思之等聯署公開信，要求撤銷對劉曉波的一審判決。

2009年被定罪前，劉曉波在獄中發表了「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一文，「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遭遇看待國家發展和社會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他說：「我堅守著20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慾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

2010年10月8日，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宣布和平獎授予劉曉波，理

由是表彰他「在中國為基本人權持久而非暴力的奮鬥」、「縱然身陷刑罰，劉曉波已經成為方興未艾的中國人權奮鬥的標誌與豐碑。」劉曉波 2009 年受審時的陳述文章在頒獎典禮上被大聲朗誦。他成為首位居住在大陸境內而獲得諾貝爾獎殊榮的「中國」公民，是繼納粹德國的卡爾·馮·奧西茨基（1935 年）之後，第 2 位在服刑期間獲得諾貝爾獎的人，也是諾貝爾獎歷史上唯一一位從獲獎至辭世始終未能得到任何人身自由的諾貝爾獎得主，那張空的椅子，將永遠陳列在全世界人們的心目中。

迄今為止，有關劉曉波的一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然是一個禁忌的敏感話題。《百度百科》曾經一度刪除過該詞條，不過隨著 2014 年上半年諸多敏感內容在《百度百科》上的重新出現，劉曉波的詞條也被恢復，但該詞條直言劉曉波為「國家分裂者」，並稱其「提出要把中國分裂成十八塊」。中國大陸主流媒體（如《人民網》、《新華網》等），劉曉波依然被定性為一個試圖分裂國家的政治罪犯。理由是他主張「中華聯邦共和國」，跟毛澤東的主張一樣。事實上，除了刻意去搜尋劉曉波之外，這個名字根本在中國大陸的媒體上消失。

現在，許多大陸人不認識、沒聽過劉曉波。但是，劉曉波就是「中國」的良心，有些人可以一時一地的昧著良心，但「中國」可有 13 億人，「中國」的良心，肯定會在某時某地重現天日。

參、「中國夢」與兩岸關係

習近平上臺後提出「中國夢」，它是指「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到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年時（2021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 100 年時（2049 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逐步並最終順利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為了向國內與國際社會宣傳「中國夢」，習近平在今（2017）年 1 月於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演講，宣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完善國際人權治理的啟示。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文章，進一步闡述了「中國」的「人權觀」。宣稱這一「人權觀」是習近平所提「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其中一個部分。於是，中共持續宣傳習近

平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權觀」。

2月28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召開會議，當天，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記者會回答記者問：「國際特赦組織」發布報告稱，「中國」人權狀況持續惡化，你對此有何回應？答：據我所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34次會議正在瑞士日內瓦舉行。「中」方一貫認為，不應將人權問題政治化，也不應在人權問題上搞對抗。事實一再證明，在人權問題上，施壓和對抗是沒有出路的。「中國」的人權狀況怎麼樣，「中國」人民自己最有發言權，而不是哪個機構的一份報告就能判定的。

是的，大陸發言人自己都說了：「施壓和對抗是沒有出路的，中國的人權狀況怎麼樣，中國人民自己最有發言權」，劉曉波是以一個「中國人」的立場，提出他覺得「中國」該走向的制度之路，他始終拒絕流亡海外，「以民族榮」、「為中國好」是劉曉波主張民主的初衷，而中共對他的施壓和對抗是沒有出路的。說到底，「中國」未來的民主，還是要寄希望於「中國」人民自己。

就兩岸關係而言，對於劉曉波的殞落，綠、藍不約而同的發出悼念，蔡總統說，「這是劉曉波的中國夢。我們期待中國大陸當局展現自信，推行政治改革，讓中國大陸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天賦權利，並為兩岸關係打開新的契機。」她並強調，「中國夢」不應是耀武揚威，而是應該把劉曉波的理想也一起思考進去，落實民主，讓每個「中國」人都有自由與尊嚴，才是值得驕傲的真正大國。

馬英九前總統則認為，一旦大陸能夠尊重異議人士，兩岸心理距離可以立即拉近，兩岸合作的空間自然無限擴大，這就是臺灣人民期待的兩岸關係。馬英九說，「我們懷念劉曉波，也可以從兩岸關係的面向來思考」。

這兩位領導人為了兩岸關係的和諧，都用心良苦的採取勸導與說服的態度，希冀中共能夠覺醒，而改弦更張，讓未來兩岸關係拉近、「中國夢」能夠真正的實現。但現實是，中共所宣傳的「兩岸一家親，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骨肉兄弟、兩岸是割捨不斷的命運共同體」等訴求，一夕崩解。劉曉波在中共壓迫中逝世，這一事實在全球民眾、尤其是臺灣人民的心裡，刻印下「中國專制政權，至今仍十分殘酷」的強烈負面形象，兩岸的心理鴻溝擴大。

劉曉波去世時值暑假，正是中共舉辦五花八門的兩岸青年類交流活動的高潮期。「太陽花學運」之後，中共對臺政策的重點就轉向所謂的「三中一青」（中小企業、中下階層、中南部民眾與青年工作），當時，習近平的對臺政策講話涉及「三中一青」的是：「我們注重聽取臺灣各界特別是基層民眾意見和建議，願意瞭解臺灣同胞想法和需求」。大陸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 2016 年「海峽論壇」說：「要大力支持、積極推動兩岸民間交流合作，結合各地特色和民眾需求，採取靈活多樣、豐富多彩的形式，尤其要多舉辦一些體驗式交流，讓兩岸民眾樂於參與、有所收穫。兩岸民眾交流定會成為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錨頭，成為兩岸同胞共同駛向美好未來的風帆。」於是，「體驗式交流」似乎成為中共對臺青年交流的指導原則。

2017 年 3 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持續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為臺灣同胞尤其是青年在大陸學習、就業、創業、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同時，大陸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提及：「加強與臺灣基層一線和青年一代交往交流，厚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民意基礎」，其中，「青年一代」和「基層一線」的「一代一線」成為中共對臺政策重點的新名詞。

顯然的，中共的對臺政策被納入「中國夢」的一環，中共對臺政策在「兩岸一家親」的宣傳中，充斥著照顧臺灣人民的意見與想法、特色與需求等字句，問題是這些意見與想法、特色與需求都被經濟化的解釋，而不顧政治思想與價值理念的差異，試想，有了劉曉波與李明哲事件，臺灣人在「中國」能夠有怎樣的「體驗式交流」？